

思想枝

妹子打水在黃昏的井湄
身後的竹林如簾

篩過芒透的暈紅的

是來自日頭戀戀的窺伺

猶似我田裡耘草屢屢的瞻顧

(伊的臉貌在初春

想必也像桃花底誘人吧)

炊烟為歸家與熱騰騰的晚飯升起
白彩帶的信息

且在風中

田圃的林梢

飄

來

成

為

阿

娘

的

呼

喚

荷鋤落在阿爹身後

妹子依舊打水在有竹林的井湄

俐落的動作看在我思念的心坎

何時妹子

為我也升起炊烟

打水在黃昏的井湄
？

66年3月初稿

不題

懷君屬秋夜／散步詠涼天／空山松子落／幽人應未眠

我不能遣散如是之寂寞
譬如為你燃膏點鐙
亮起一室之幽明
等你

山下千里
你必跋涉僕僕
也該我捲卷出屋
在秋夜月懸涼風裡
信步吟詠前夜書就贈你的
懷人三首

空山
無雨
松子悄落
山下或者
那幽明的一室
可會是你此夕憩宿之所
為我朗吟致我的懷人也三首
伴無眠

67年1月改寫

生活縱多憂傷，生命迭起不已

產房

寸草

產房的護士忙著為你「洗塵」，「哇！」的一聲，你哭了。

或許

你並不願意背井離鄉
然而

命運卻以無休止的

陣痛推你，推你

摩摩蹭蹭的，告別

溫馨、濕潤的故鄉

緩緩的

維繫著鄉土與你的

臍帶，順著一股血流

漸漸、漸漸脫離

從此

桃花源只能在夢中，以最嬰兒的睡姿
去找尋

一生，卻發現

當初那短短的旅程 竟是

咫尺天涯！

而鄉愁也成了

橫亘搖籃和墳墓的

無奈——。

寸草情

懷

天下父母心

有一天，在外科病房，我在一
個年輕的胰臟癌婦女腹部的傷口邊
，發現屬於經產婦的皺紋。

問了病人的母親，才知道廿七
歲的病人已是三個小孩的母親。年
輕的母親一再交待老母親，各種關
於照顧家中三個寶貝的細節。

除夕，燒金紙給祖父母時，看
到一張張的金紙被點燃，放出短暫
的光熱，並點燃新的金紙後，最後
化成黑黑的灰燼。我又想起那位患
胰臟癌的母親，及憂傷，卻仍辛勤
工作的父母，想到他們故做的歡愉
，及不容易找到下針處止頸痛粗糙
的手臂。

早夭的戀情

「聖誕快樂！」吉普賽低下頭
，輕輕的說道。伊黑白分明、愛哭
的大眼睛怯怯的偷望著我。

從那會令我沈溺的深潭，我讀
出一段夭折的愛情故事。然而，我
仍抗拒著，拒絕接受這突噬的痛楚。

「可是，可是你不覺得身旁的

太陽，要比遠方圍拱的星辰來得實
在嗎？……」我掙扎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
喜不喜歡他，……我不是不再喜歡
你……，只是，只是我忽然又想再
去流浪……。」伊濃濃的眉又鬱積
著我所熟悉，卻一直不能輕鬆適應
的矛盾及徬徨。

「我也不知道我需要的是什麼
，你還是不要理我吧！」伊說。
於是，我走了。

當戀情已變質，任何因獸的掙
扎也只是枉然，即令是嘶喊，也只
是徒增胸中的扭痛罷了！

「我無法想像失去你，我將會
怎麼樣？」伊嘗緊偎我，如受驚的
小鳥，並以充滿不安、憂惶的大眼
睛望著我。然而，為何海潮依然輕
吻往昔我們駐足同遊之處，地球也
運轉一如昨日？我們比想像中強韌
，還是未到情深？

「快！快來看！——

看命運帶給他們的悲劇——
如它所曾帶給我我的！

看，

那個心碎的男孩

你將看到他如何憂傷

看，

那個女孩失去了

她擁有的

唯一的愛……

將不會再有更悲的

悲劇

毫無疑問的，

它將滿足你

快來看！它只花你五十分鐘！」「藍色魔術合唱團」諷刺的唱著。

「你這個人最不懂得照顧自己了，你一定會痛苦的！你為什麼要那麼認真？」吉普賽說。

「放心好了，我不會痛苦的，沒有什麼事情能影響我！」我故做堅強，負氣的答道，我必須武裝受到刺傷的自尊。

「我的生活會比以前更充實，在去掉這經年的爭吵、在患得患失心理不再打擾我後。」我的內心喊道，而且我也自信可以辦到的。

可是，為什麼？為什麼聽到以前嘗低吟的「你所需做的只是——夢」時，嘆息聲仍然如落葉，響於靜靜的黑夜。而淚水為什麼還是落了下來？

「我和他打賭，誰先戀愛，誰就請客。結果，我很高興的輸了！」新鮮人與高采烈的說著，我不也曾如此欣喜的迎接愛神來到嗎？「我有自信，只要有愛心、耐心，沒有什麼女孩我不能與之和諧相處的。」這原是多年前一句自豪的話，如今卻必須承認，一個疲倦的旅人及一個吉普賽，心境的距離是難以跨越的。

年紀，經歷常給人錯覺，以為自己在激情中，將可比別人明智，耐性足可維繫兩個不同心境，性格相異的人。而事實正如透骨的寒風，在心裏譏諷的響著。

冰凍三尺，豈是一日之寒，這

一切都不是偶然。事實上，當旅人爲了孤寂、疲倦，而出售了自己的個性時，這一切就已被註定了。

大頭

「他還沒有名字啊？那他豈不將悄悄的路過人生一趟了！」見習醫師一邊愛憐的逗著水腦症的小病患，一邊問道。

「有啊！病房裏那個不曉得響噹噹的『大頭』！」嚴肅的護士長露出慈母般的神情，微笑著注視病床上的「大頭」，而「大頭」也會意似的望著她。

的確，從主任、醫師、護士、學生到同房的病人，沒有人不喜歡他。大家有空就去逗他，他的病床上也堆滿了玩具。

「大頭」是個棄嬰，誕生後，除扛著沈重的命運外，還頂個碩大的水腦。一位神父將他送來小兒科病房，希望能減輕他與生俱來的負荷。醫師們爲他動了一次手術，卻失敗了，他的命運彷彿不能改變。

大頭剛來時，對外界的刺激，幾乎沒有反應。每天，他痛苦的吊著眼睛，本能的、困難的嚙著口水，並發出同齡小孩所沒有的「低鳴」。望著他流露出無限驚怖樣的雙眼，我擔心他不知什麼時候，會因嚙不好口水而噎死，或受不住增長

的腦壓。

手術剛失敗時，大家對大頭的命運常搖頭：「可憐的大頭，就是活下來，也一定成爲智力不全的孩子。」

然而，大頭卻一天一天的生活了下來，除了水腦外，發育的還蠻不錯的。清秀的五官、紅撲撲的腮頰、滿口整齊的乳牙也長了出來。

漸漸的，大頭聽得懂醫護人員的呼喚，對外界善意的刺激，也常露出歡悅的神情，而讓大家都笑開了臉，他已成了病房中歡樂的一個泉源。

「大頭，笑！笑！」護士長膈支著他，大頭竟咧開小嘴，露出編貝般的小牙，開懷的笑了。

那天，我去看大頭，打算爲他上一下「音樂盒」的發條，卻發現上發條的繩子緊緊的握在病況又有點轉壞的大頭。

迭起的生命

精神醫學上課時，老師詳盡的講述各種異常性格。忽然，一位同學站起來，說出大家心中的疑惑：

「老師，請問什麼是正常的人格？」

「我們都在自己的船中推船，不過有手，總比沒有手好。」我們總企圖說服自己：人生好比螺旋梯，意境、心境將隨著年輪、閱歷，

快來看！它只花你五十分鐘！」「藍色魔術合唱團」諷刺的唱著。

「你這個人最不懂得照顧自己了，你一定會痛苦的！你為什麼要那麼認真？」吉普賽說。

「放心好了，我不會痛苦的，沒有什麼事情能影響我！」我故做堅強，負氣的答道，我必須武裝受到刺傷的自尊。

「我的生活會比以前更充實，在去掉這經年的爭吵、在患得患失心理不再打擾我後。」我的內心喊道，而且我也自信可以辦到的。

可是，為什麼？為什麼聽到以前嘗低吟的「你所需做的只是——夢」時，嘆息聲仍然如落葉，響於靜靜的黑夜。而淚水為什麼還是落了下來？

「我和他打賭，誰先戀愛，誰就請客。結果，我很高興的輸了！」新鮮人與高采烈的說著，我也不曾如此欣喜的迎接愛神來到嗎？「我有自信，只要有愛心、耐心，沒有什麼女孩我不能與之和諧相處的。」這原是多年前一句自豪的話，如今卻必須承認，一個疲倦的旅人及一個吉普賽，心境的距離是難以跨越的。

年紀，經歷常給人錯覺，以為自己在激情中，將可比別人明智，耐性足可維繫兩個不同心境，性格相異的人。而事實正如透骨的寒風，在心裏譏諷的響著。

冰凍三尺，豈是一日之寒，這

一切都不是偶然。事實上，當旅人爲了孤寂、疲倦，而出售了自己的個性時，這一切就已被註定了。

大頭

「他還沒有名字啊？那他豈不將悄悄的路過人生一趟了！」見習醫師一邊愛憐的逗著水腦症的小病患，一邊問道。

「有啊！病房裏那個不曉得響噹噹的『大頭』！」嚴肅的護士長露出慈母般的神情，微笑著注視病床上的「大頭」，而「大頭」也會意似的望著她。

的確，從主任、醫師、護士、學生到同房的病人，沒有人不喜歡他。大家有空就去逗他，他的病床上也堆滿了玩具。

「大頭」是個棄嬰，誕生後，除扛著沈重的命運外，還頂個碩大的水腦。一位神父將他送來小兒科病房，希望能減輕他與生俱來的負荷。醫師們爲他動了一次手術，卻失敗了，他的命運彷彿不能改變。

大頭剛來時，對外界的刺激，幾乎沒有反應。每天，他痛苦的吊著眼睛，本能的、困難的嚙著口水，並發出同齡小孩所沒有的「低鳴」。望著他流露出無限驚怖樣的雙眼，我擔心他不知什麼時候，會因嚙不好口水而噎死，或受不住增長

的腦壓。

手術剛失敗時，大家對大頭的命運常搖頭：「可憐的大頭，就是活下來，也一定成爲智力不全的孩子。」

然而，大頭卻一天一天的生活了下來，除了水腦外，發育的還蠻不錯的。清秀的五官、紅撲撲的胖頰、滿口整齊的乳牙也長了出來。

漸漸的，大頭聽得懂醫護人員的呼喚，對外界善意的刺激，也常露出歡悅的神情，而讓大家都笑開了臉，他已成了病房中歡樂的一個泉源。

「大頭，笑！笑！」護士長隔著他，大頭竟咧開小嘴，露出編貝般的小牙，開懷的笑了。

那天，我去看大頭，打算爲他上一下「音樂盒」的發條，卻發現上發條的繩子緊緊的握在病況又有點轉壞的大頭。

迭起的生命

精神醫學上課時，老師詳盡的講述各種異常性格。忽然，一位同學站起來，說出大家心中的疑惑：「老師，請問什麼是正常的人格？」

「我們都在自己的船中推船，不過有手，總比沒有手好。」我們總企圖說服自己：人生好比螺旋梯，意境、心境將隨著年齡、閱歷，



不斷的提升，我們明天將會比今天更明智。

然而，爲什麼，爲什麼我們一再犯著同樣的錯誤？從搖籃到墳墓！生命如同一連串的諷刺？不停地成熟，不停地退化。生活原充滿著薛西佛斯、永無休止的顛沛，徒勞啊！

知性上，並不難看清自己潛意識折磨我們一生的衝突。困難的是，在情感上，也能完完全全、毫無遺憾的接受。我們都知道生命也常充滿憂傷、不如意，如「單車失竊記」裏，失車的父子所遭遇的。然而，我們卻很難無怨言的接受自己成爲此種生活裏的人物！

「在自己的船裏，推自己的船

「是不可能的？那麼如果給對方一臂之力呢？如果划水而不推船呢？縱然，看似沒有進展，我們總是不放棄各種努力，我們總懷著一分希冀，而迭起的生命，就爲此做了最好的見證！

「是不可能的？那麼如果給對方一臂之力呢？如果划水而不推船呢？縱然，看似沒有進展，我們總是不放棄各種努力，我們總懷著一分希冀，而迭起的生命，就爲此做了最好的見證！

雨降在拇山下

曾經，我也拼命的抱怨著，徒然的想爲一次跟斗找藉口，不能坦然的接受失敗的事實，而讓生命在自怨自艾在憤懣的投射中過去。

我常不知不覺的將生活上的挫折，理直氣壯的歸咎於周遭的環境。等滿肚子的牢騷都吐過數遍，卻發現現狀不可能因此而改變，倒是常遺給自己一大片的空虛。

也許剛開始，並不是全然的心甘情願，但自己的心卻逐漸的留意在本屬於自己的土地，而不再企盼一些實質上與自己毫不相關、也屬於自己的人或物，而放心、用情於離自己最近的人物、事情。很奇怪，用盡許多抱怨也維護不了的自尊及自信，反倒逐漸建立。

而在與一羣可愛的同學及師長共同生活了六年後，在漫長的心路歷程後，卻發現自己早已全然的認同於這羣相當實際、卻未失理想的人。

如今，只覺時間飛逝得太快，

而在離校前往醫院的殘餘日子裏，不自禁的依戀著，二千多個日子的回憶，及編織於其中點滴的事物，及活生生、親切的人。

世事皆空，人生雖似幻影戲，然而一切意象，卻在我們靈魂深處各具深邃的真實性，這些平凡卻真摯的別離情懷就這樣，濃濃的在心中蘊釀起來。

「貧窮家庭的孩子沒有挑食的權利，他應在所能擁有的菜餚中，盡量吸收，以成長自己，並期望有朝一日，能給予自己所從出的貧苦家庭及營養不良的弟妹，一些改善。」這是一個可敬的學長語重心長的諍言。

一直很佩服許多學長，能茁壯於不甚豐饒的土壤，並且以「過來人」的衷心的諒解和愛護，關懷、誘導著播於同一土壤裏的學弟。他們平日抱怨不多，在適當的時機，卻也能發出震聾的鐘鐸，他們不僅以言語、更以行動來改革、豐富學校及學弟們的生活。

而即將離校的我們又將何以待來者呢？

如果，我們都是有情的小水滴，那麼，先努力充實、擴大自己的內涵，以其能融合成沛然的雨水降下，灌溉拇山下，屬於我們自己的土壤。